



暖暖的童真

杨华 摄

我和女儿的高中

□老土

我的女儿今年高中毕业了。9月初,看着女儿高高高兴兴地身背书包、手拿录取通知书走进昭通师专校园的身影,我心里真有几许羡慕。说实话,回想起我当年高中毕业后的情景,与其说羡慕,倒不如说有些许嫉妒。

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的。当时,正处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虽说十多岁的我们正是长身体、学知识的时候,然而粮食供给紧张,高中学生饿着肚子在教室听老师讲课,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那时,学校的最高行政领导不是称呼校长,而是叫主任(革命委员会主任);读书没有课本,我们所学的各科内容是学校组织老师编写、油印的,印完配好页码用订书机装订成册,大家都叫它讲义,各科讲义每学期人手一册。

“同学们,你们是从全县的初中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来上高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家庭,希望你们明白自己是学生、是来求知识的,按照学校的要求,必须修完所有讲义内容、考试合格才能获得高中毕业证噢。”这是班主任老师

给我们上第一节讲的一句話。其实,我只有一个信念:自己能上高中的确不容易,必须努力听好老师所讲的每一堂课、认真完成作业、学完学校编发的讲义内容、成为一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才对得起脸朝黄土背朝天、在生产队苦工分的父母。的确,进入高小就停课、三年后被一锅端进初中、初中毕业后通过检测进高中、高中毕业后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高中人生的真实写照,哪能同当今的高中孩子们相提并论哟!

生长在今天的孩子们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我的女儿从昭阳区二小、考入市实验中学又进昭阳区一中上高中,再跨入大学校园,真可谓各尽所能、公平竞争、一气呵成,相比于我,怎不感叹?

因为时代的不同,我和女儿的高中生涯是完全不同的,看着女儿快乐地步入昭通师专校园的身影,令我感到欣慰!长江后浪推前浪,在不久的将来,女儿一定会站上讲台,从前辈老师手中接过接力棒,为教育事业贡献出她的一份力量。

谁在守候你的成长

□赵青新

那年我11岁,自我感觉已经长大,很有些逆反心理,凡事都爱跟父母对着干。尤其是父亲,我最烦他板着脸训我的模样,所以他让我朝东我就偏要向西。

已经记不清是为了什么和父亲吵架了,只记得父亲气白了脸,顺手拿起一根棍子朝我打来,父亲打得好重,我身上火辣辣的,心头也火辣辣的,赌气之下便夺门而出,跑到了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躲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我隐隐约约听见父亲在喊我的名字,我摸着手臂上的淤血,一声不吭。我暗暗发誓,再也不要回家,再也不要看见父亲。父亲的声音渐渐远去了,他到别处寻我了。我松了口气,却又有点失落。夜越来越深,树影摇晃风声呼啸,黑暗中似乎有可怕的东西在窥视我,我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发毛。我挣扎了好一会儿,终于决定回家。

走进巷口,远远的,我就看见家里的灯亮着。已经半夜了,这一盏孤灯在一片漆黑中显得分外明亮。我迟疑地推开半掩的家门,抬头一看,我突然像被蝎子蜇了一下,心脏“噗噗”乱跳。天哪,父亲就坐在门口附近的一张椅子上,直勾勾地盯着我呢!我知道逃跑已经来不及了,索性也直勾勾地盯着父亲,哼,要打就打吧!

父亲站起身,走近我,他的神色憔悴,眼里满是血丝。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感觉神经就像紧绷到极限的琴弦,仿佛一瞬间就会断裂。我等待着想象中的即将来临的一顿痛打。可是,过了一会,又过了好一会儿……父亲举起了手。他要打

我了吗?我本能地缩紧了身子。父亲的手颤抖地、轻轻地落在了我的头上,他就那么一言不发地抚摸着,然后叹了一口气,转身走了。我慢慢回过神来,突然觉得很惭愧。

多少年过去了,我已经成家立业,我的儿子一转眼也到了当初我那个年龄了。不久前,因为他做错了事被我批评了几句,他非但不认错还跟我顶撞,我一下子火了,打了他一巴掌,就在妻子拉扯我的当口,儿子跑出了家门。妻子责怪我太粗鲁了,按照通讯录给儿子的同学打电话找人,我虽然在口头上极力维护自己做父亲的威严,要妻子不要找那臭小子了。可是我的心一直七上八下的,儿子不会出事吧?千万不要出事啊!

天色黑了,还下起了雨。我再也坐不住了,拿了一把雨伞就出门寻找。去了几个儿子平时常去的地方,都没找到,我只好漫无目的地在街上到处转,一边喊着儿子的名字。我的心情越来越焦虑,并且很愧疚,懊悔我打了他。儿子要是出了事,我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不知道过了多久,妻子打我的手机,说儿子回家了,淋得跟落汤鸡一样,已经让他去洗澡睡觉了,让我也赶紧回家。

走在回家的路上,雨水和泪水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想起了多年以前,父亲也曾经这样四处喊着找我,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和他憔悴的神情——原来,父亲曾经也这样默默守候着我的成长,让我得以安然走过青春的叛逆!

情同手足的麦子

□陈洪

阳光金黄,至美的色泽源于乡村。我们都是黄皮肤的孩子,常以刻骨的希望引发对天空的无限向往与膜拜。

生命随之飞扬。每一滴血液,便在麦子面前燃起圣洁的火,照亮农业的封面,把情节极少的人生渲染得多姿多彩。

麦子,流金溢彩的麦子,来自村庄的四邻。它铺天盖地的光芒,在青黄不接的岁月里支撑起家族孱弱的姿势。

六月的父亲,挥动快镰,锋利的刃吻断腰身,使麦秆如我的诗歌整齐码放在土地的卷首。

此刻,谁能理解麦子的心情?

滋养麦子的肥料产自父亲的额头,当我饥饿的时候,碗中的面条,仍吃得出他的汗味。当所有的身影都迁移到小屋,坚如磐石的信念,使我拥有如麦的人生,开始一种至上的修炼。

母亲,进仓的麦子,有多少是你在黄昏时躬身拾起。又有多少家事,在忙碌时节被你针线活的双手一一薅锄?

辞别最后一缕晚风,扬糠去壳的麦子,在姑娘幸福的眼神里嫁进粮仓。而我,把爱情的粮食收进深闺,在喇叭欢唱的清晨,娶回一个麦子般饱满的新娘。

如今,与麦子比肩的杂草,我只有在梦中握一把敬业的镰刀无情地剔除。

其实,我想说,在所有的粮食中,麦子是我最钟情的异性!

麦子与稻谷,轮流在一亩三分薄地上坐庄,使父亲赢得我一生的尊敬。我总是一次次步入怀念麦子的后尘,在兄弟般的情谊中,以硬性的骨质敲打彼此,听到共鸣的和音了吗?

麦子,情同手足的麦子,让我得一份本真,回到了坦诚!

迁坟启事

因鲁甸县茨院回族乡独管材厂建设,需对茨院回族乡昆华化工厂南边围墙与葫芦口村委会后面李家坟山之间三座坟地进行迁移,经多次寻找坟主无果。请坟主于2009年11月25日前到茨院回族乡人民政府办理相关事

宜,逾期不迁者按有关政策规定处理。

联系人:保德富

联系电话:13887024950

0870-8444188

鲁甸县茨院回族乡人民政府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四日